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九十二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禮儀部

死三十

逢天之慼大命殞墜

左傳云陳侯使公孫貞子聘吳未至而卒將以屍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殞墜今君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艸莽也補

人有一死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人有三死

說苑云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上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補

人所不免

國策范雎說秦昭王曰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

烏獲之力而死賁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明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補

於分理 文子云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補

精亡

形存 論衡云人死猶火之滅也人病且死與夫火之且滅無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補

猶火之滅 論衡見上

忽然長逝 傅玄詩云忽然長逝火滅煙消

隱然長寢 曹植髑髏詩云牢落冥寞與道相駈隱然長寢其祟無踰

爲一棺土 淮南子云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

託萬鬼鄰 陸機王侯挽歌辭云昔居四人宅今託萬鬼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補

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檀弓鄭注云事卒為終也死之言澌也消盡也壽考曰卒禮記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禮鄭注云異於凡人當饗祿于後置屍牖下家語曰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女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形體獨陳白虎通云屍者何謂也屍之為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復者盡愛之道檀弓云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鄭注云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復

于太祖周禮夏采職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案鄭注云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天子之禮也太太祖始祖廟也故書綏爲禮

補復于小寢檀弓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大喪記虞人設階狄人設階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注云階所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使也升屋東榮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升車左轂鄭注云象升屋東榮綏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于生也復者朝服喪大記云小臣復復者朝服所以事君之衣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于神也復以褒衣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鄭注云復招魂復魄也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

國君以卷夫人屈狄喪大記云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鄭注云君以卷為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襃則夫人用褘衣也大夫玄赬世婦禮衣喪大記鄭注云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禮衣也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喪大記云三日而斂問喪云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大斂絞紟又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也楔齒用角柶喪大記鄭注云為將含恐口閉急也故使小臣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綴足用燕几喪大記鄭注云綴猶拘也不令其辟戾也挋用浴衣喪大記鄭注云挋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挋用巾喪大記鄭注云挋晞也清也用巾拭髮及面也璠璵

歛 孔子家語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歛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屍于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 具唅玉 左傳曰會吳伐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唅玉杜預注曰唅玉示必死也 唅以珠貝 釋名云唅以珠貝含其口中也 唅以疏米 家語云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環衆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 補 殯於客位 喪大記云喪禮每加以遠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于客位 殯於兩楹 檀弓云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 殯於西階 又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殯于東階 又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 掘肂見衽 儀禮士喪

禮云掘肂見衽鄭注云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　攢置西序　喪大記云大夫殯以幬攢

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鄭注云幬覆也暨及也大夫之殯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

裁取容棺 補　賵襚者所以助生送死　白虎通云禮有賵襚者所以助生送死追思終副至

意一曰賻助也賵者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思終副至意也貨財曰賻車馬曰賵玩好曰贈衣服曰襚贈之為言稱

也襚之為言遺也 補　知生則賻　春秋說題辭云知生則賻知死則賵　知死則賵　春秋說題辭見

上　乘馬曰賵　穀梁傳云乘馬曰賵衣服曰襚貝玉曰唅錢財曰賻謹案賵覆也車馬覆載人也唅含之

以口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衣服曰襚　公羊云衣服曰襚穀梁云衣衾曰襚　說驂而賻　檀弓

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鄭注曰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　祭服以

禭 檀弓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鄭注曰不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

有司請祖期 儀禮既夕云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祖廟門外有司請祖期

將祖納輀車 賀循喪服要記云

始載於庭 白虎通云祖於庭何奪孝子之思也祖始始載於庭也乘車辭祖祚故為祖載也

葬祖於庭 周禮喪祝職掌大喪勸防之事飾棺鄭注曰祖祖將葬祖于庭象生時出則祖也 補

棺槨三十一

古者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周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有虞氏瓦棺 檀弓鄭注曰始不用薪也

有虞氏上陶 補 夏后氏堲周 檀弓鄭注曰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 棺厚三寸

帝王世紀云禹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案墨子云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 補

桐棺四寸 家語見前 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檀弓云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斷知不欲速朽也

鯉也死有棺無槨 論語

張湯死有棺無槨 漢書張湯傳云湯有罪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

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塟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宋文公葬棺有翰檜 左傳云宋文公葬棺有翰檜杜預注云檜工飾翰旁飾皆僭王者禮也

董賢自殺棺有珠璧 漢書董賢傳云有司奏董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硃砂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

溫明秘器 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秘器 案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疋絹布各五百疋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 補

東園秘器

晉公卿禮秩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秘器

朱器

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 案商病篤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補 又漢書周亞夫傳亞夫子爲父買工官上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案此則亞夫之詒謀不逮商遠矣 附

朱棺

又云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瓦棺

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

于鳴條殯用瓦棺

畫棺 謝承後漢書曰和帝追封諡皇太后父梁松爲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玉棺 風俗通云鄴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之宿葬于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無知之者

石棺 荊州記云臨湘水中有石牀牀上有二石棺色絕如銅鏡莫能詳也

賣馬買棺 謝承後漢書云徐相爲沙郡守亡遺言不受贈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

雜木爲棺 續漢書曰楊震數切諫爲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衣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案震葬于華陰潼亭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

二丈三尺人皆莫知其名也 並附

暴雨漂棺

後漢書董卓傳云李傕等葬卓於郿幷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補 案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杍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樊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附

發塚剖棺

魏志王淩傳云宣王討王淩先赦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宣王乃窮治其事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 補 案干寶晉紀曰王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淩逵爲癘甚惡之遂薨

附 柏棺

洛陽伽藍記云崔涵年十五而死爲人所發復蘇活見里人買棺具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

爲槥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槥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踴貴 續補

桑槥 上見

葬三十二

昔葬也欲人之弗得見也 禮記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

葬於墓所以即遠也 檀弓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下殤葬於園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

之以就園而斂

小兒葬於道　風俗通云葬小兒必於道邊者傷其人道未成故置於道側使視成人之道也葬焉塗近故耳

相地可葬　儀禮既夕云筮宅冢人物土鄭注云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卜其宅兆　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不爲雨止　王制云葬不爲雨止鄭注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也

不避塗潦　曲禮云送喪不由逕送葬不避塗潦

反葬於周　檀弓云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注云齊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

合葬於防　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藏於西階 又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兆在路寢 晏子春秋云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蓄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牖下

前有方相 蔡質漢官儀云陰太后崩前有方相

黃金四目 周禮方相氏職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故作旗頭 風俗通云俗說人死魂氣浮揚故作旗頭以存之

死不可別以旗識之

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盧相注曰形掩藏不可別故旌以別之

始死葬銘各以其官杜預喪服要記云始死葬銘凡卿大夫士各以其官婦人則書姓行

夏后氏綢練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綢練鄭注云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

周人牆置翣檀弓云飾棺牆置翣鄭注云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也翣以布衣木如襵與

君顓翣禮記鄭注云翣者車飾也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檀弓鄭注云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素飾也

槀車載蓑笠儀禮既夕鄭玄云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今文槀爲潦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補

道車載朝服儀禮既夕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曰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

褚幕丹質蟻結四隅檀弓云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注云以丹布幕爲

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

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又云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鄭注曰夾羡道為位

止柩就道止哭聽變 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鄭注堩道也變謂異禮

黃帝葬於橋山 史記五帝紀云

嚳葬於狄山 山海經云帝嚳葬于狄山之陰

炎帝葬長沙 帝王世紀云炎帝在位百二十年而葬于長沙

帝嚳葬頓丘 又云帝嚳高辛氏姬姓也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仕都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宜陽

顓頊葬鮒魚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魚之

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帝堯葬濟陰劉向曰堯葬濟陰邱壠山皇覽曰堯冢在濟陰成陽郭生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路史云堯之冢在濟陰成陽漢宣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于成湯靈臺是其處也今在濮之雷澤東南而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巳之市而葬蛩山之陰蓋儀墓爾補堯葬穀林呂氏春秋云堯葬于谷林通樹之案注云通林以爲樹也傳曰堯葬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補舜葬九疑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注云蒼梧之山即九疑山也舜葬紀市呂氏春秋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案注云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補

禹葬會稽 呂氏春秋云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案注云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縣南 補

周公葬於畢 呂氏春秋 案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 補

葬臨江邱 吳會野記云禹年九十三崩葬山陰臨江之邱名曰富陵

葬于虎邱 越絕書云闔閭冢在閶門外名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椁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爲虎邱 補

葬欒池南 穆天子傳甲辰天子葬盛姬於樂池之南視皇后之葬法

葬魯城北 家語見前

葬於嬴博 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葬於武庫 劉向疏云樗里子葬于武庫 案史記樗里子傳曰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是當有天子宮夾我墓樗里子

疾室在于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葬於城東風俗通見前葬於鄴西趙書云前石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終於建武末葬於鄴西葬藍田漢書云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鷰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葬安陵揚雄冢錄云子雲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葬安陵侯芭負土作墳號曰元冢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云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墨子見棺槨篇擇不食之地禮記云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

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擇不毛之地 皇甫謐篤終論云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闊六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賫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以地平還其故艸補

藉以黃壤 范煜後漢書曰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葬以土藏 楚國先賢傳云韓曁臨終遺言曰夫俗奢易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若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之以瓦器愼勿有增益

贏葬反眞 漢書楊王孫傳云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

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眞必毋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補桒友人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遺令羸葬令死若亡知則已若有其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附 天地爲棺 莊子云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不備耶 遽篨裹屍 皇甫謐篤終論見上 不用棺槨 盧植別傳云植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山足不用棺槨附體単帛而已 堯典一篇不忘聖道 後漢書周磐傳云磐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

足以周棺歛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補

老子兩卷示存道德

虞翻別傳云翻遺令儉葬唯以老子兩卷示存道德而已

葬我虞山以望齊國

吳越春秋云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女子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日女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巔以瞻齊國是時太子亦病而死補

殁旁爲冢久客思鄉

搜神記云温序字公次太原祀人任校尉行部爲隗囂所殺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上書乞骸骨帝許之

東望我子西望我夫

典略云秦始皇十年華陽君卒孝文王合葬壽陵襄王母夏太

后卒別葬杜東臨死曰東望我子西望我夫後百年東旁當有萬家邑及漢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補

奉二陵西瞻宮闕杜預遺令云葬吾首陽之南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補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韓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二日世主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賃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

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魏略云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慮無常豫作終制誡其子曰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勑豫掘埳誡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又誡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葬要離冢側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隱居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淸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補 案要離刺王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案吳越春秋吳王旣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謀于子胥子胥舉要離要離乃詐得罪出奔遂如衛求見慶忌慶忌信其謀乃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力微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附葬

西門豹邊 魏略云田豫戒子曰葬我於西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曰豹復行與我

適等死而有靈當與我善也妻子從之

葬近遼瑗願託賢靈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云袞疾困勑令官屬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補

骸勿歸鄉

謝承後漢書崔瑗為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為人使徇行郡國以貶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補

不戀本土

語林云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臣從死

史記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

宜哉死而棄民奴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補

後宮皆殉

皇覽塚墓記云秦始皇塚在驪山之右塚中以水銀為百川金銀為鳬鶴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久不滅其葬時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補案顏凱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塚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附

鼓鐘以葬

穆天子傳云甲辰天子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大臣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鼓鐘以葬

舞鶴送死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有女怨王自殺闔閭痛之甚葬于閶門外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補

葬於蜃炭

左傳云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 補案杜注云四阿四注槨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附

水銀爲川 皇覽冢墓記見上

施玉匣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埋珍寶 潛夫論云昔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玉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家造塋黄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競爲華觀此無益于奉終無增于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 補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衾 韓非子云齊國好厚葬布帛盡于衣衾材木盡于棺槨齊桓公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

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補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檀弓云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四馬不行

博物志云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故謂之馬塚

書生語地

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三公其後公路年十八驕豪故常食密飯諸女以絳爲地道遊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補

泗水却流

論衡云書傳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補

大鳥徐步

後漢書楊震傳云震

爲太尉中常侍樊豐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構譖震策罷遣歸本郡遂飲鴆而卒葬日有大鳥來止庭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

葬日大雨　後漢書董卓傳見前

葬日大雪　國策云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不許惠公駕而見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張于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于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補

陪喪三百家　上黨郡記云令狐徵

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爲塚焉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家松千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名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會葬千餘人 後漢書云郭泰字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案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檐彌路柴車葦裝塞塗益有萬數來赴補 又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泰別傳云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赴者千餘人 鄭玄別傳云玄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人附

赴者十餘人 晉陽秋云荀粲亡時年二十九性簡實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纔十餘人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補

六親雲赴姻族如林 陸機塚墓賦云嗟長年之

靡執忽奄逝而難留雖萬乘與聖喆赴此塗而俱休
於是六親雲赴姻族如林歸塗慘戚洟淚沾襟 補

民謂京兆仟民謂原氏仟 漢書原涉傳云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

埋玉著土情何能已 世說云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案文康庾亮謚也揚州何充也 補

挽歌三十二

挽歌者執紼相和之聲 搜神記云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相和之聲也

爲歌以寄哀 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自斃從者晚至宮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爲此歌以寄

哀 左傳云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

音命徒歌虞殯 其徒歌虞殯杜預注曰虞殯葬歌也以

示必死

武陵喜挽歌 續晉陽秋云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喜爲挽歌自摇大鈴使左右和之

桓伊能挽歌 裴啟語林云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初年羣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

袁山松出遊令左右挽歌 語林云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養鴝鵒袁山松出遊令左右行好作挽歌時人謂張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梁商倡樂終以薤露之歌 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終以薤露之歌坐中流淚

欲悲淚已竭欲辭不能言 傅玄挽歌辭曰人生鮮能百哀情數百端不幸嬰篤疾凶候形素顏衣衾爲誰施束帶就閭棺欲悲淚已竭欲辭不能言一去永不返長夜何漫漫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繆襲挽歌

辭云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常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補

平生坐玉殿沒歸幽都宮

傅玄挽歌云靈坐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邱墓間松柏鬱參差明器無用時桐車不可馳平生坐玉殿沒歸幽都宮地下無滿期安知秋與冬

魂衣何盈盈旗旐何習習

陸機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旗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靈轜動轇轕龍首矯崔嵬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飛補

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傅玄挽歌辭云路柳夾靈轜旗旐隨風征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悲風鼓行軌傾雲結流藹

陸士衡挽歌詞云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轜軒玄駟騖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興寂無響

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悲風鼓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邱駕言從此逝補安寢曾邱下時聞板築聲陸機士庶挽歌辭云陶犬不能吠瓦鷄焉能鳴安寢曾邱下時聞板築聲

杳杳三泉室冥冥玄夜堂傅玄七哀詩云孤魂雖有識陸機王侯挽歌辭云孤魂雖有識冥漠難爲符操心玄芒內注血貽鬼區長夜永無期繆襲挽歌詞云壽堂何冥冥長夜永無期欲呼舌無聲欲語口無辭

北堂書鈔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九十三至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苗庠洙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九十三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禮儀部

喪服三十四　居喪三十五

奔喪三十六　訃喪三十七

奪禮三十八

喪服三十四

小宗伯職辨吉凶之五服周禮小宗伯職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鄭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也

服術有六禮大傳云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云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若從服有六禮大傳云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鄭注云屬從子為母之黨也徒從臣為君之黨也從有而無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而有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

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

稱情立文以別貴賤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踈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鄭注云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

有恩又云恩者仁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有理又云理者義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補

有節又云節者禮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朞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

也以節制者也有權又云權者智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其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喪服小記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小記

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曾子問鄭注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補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三年之喪人道至文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

者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為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寔行喪禮喪禮行除服何為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漢文以來世乃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 補

方喪三年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注云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方喪資於事父此以義為制

服勤三年服問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至也人情之實也

至尊至親故為加隆白虎通云

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朞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加隆以盡孝恩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朞二十五月也

深義重故爲之服 白虎通云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

創鉅者日久痛甚者愈遲 三年問云創鉅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

賢者俯就以盡其哀不肖企及不足傷性 祭統

小功不稅 檀弓云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注云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服

制重哀輕 潘岳悼亡賦序云吾聞喪禮之在妻制重

而輕

哀 天子絶朞白虎通云天子爲諸侯絶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大夫降緦禮云朞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大夫降緦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服小記鄭注云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補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喪服小記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檀弓云喪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喪服小記鄭注云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女君死妾爲女君之黨服雜記鄭注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舊君無服明不二君孔叢子曰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

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補

同僚有服相友之義

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容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補 案容宜生當作散宜生尚書孔注云散氏宜生名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附

王為公錫衰

司服職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玄注云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

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謂有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補

王爲諸侯緦衰司服職云見上

王爲大夫疑衰司服職云見上

庶人國君服齊衰白虎通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喪服小記鄭注云士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弟子爲師爲之隆服白虎通云見上

夫子喪顏回若喪子無服家語云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經出有所之則不經也

服以飾情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經以代帶白虎通云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

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補

杖以扶身白虎通云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明

杖者輔病儀禮喪服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喪服小記孔穎達疏云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黷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所破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直履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中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杖者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故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補

喪冠不緌檀弓云喪冠不緌鄭注云去飾也

絰必再結白虎通云見上

麻不絕本喪服小記

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詘而反以報之鄭注曰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絰帶澡率治麻爲絰帶不絶其本詘而上至要中合

斬不緝末 釋名云絞帶絞麻總爲帶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絶垂也三年之練曰斬不緝其末直蓠斬而已期曰齋齋齊也 補

榛以爲笄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鄭注曰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閲也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

鬠笄用桑 儀禮士喪禮云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鄭注云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

箭笄終三年 喪服小記鄭注曰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惡笄以終喪 喪服小記云齊衰惡笄以終喪鄭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

同喪服小記云鄭注云絰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喪服小記鄭注云絰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

十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喪服小記鄭注云先重者謂練男子除乎六首婦人除乎要易輕者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居喪三十五

喪紀之容周禮保氏職云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鄭注云喪紀之容纍纍顛顛也齊斬之情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

自天子達鄭注云子喪父母尊卑同也

喪禮唯哀爲主

問喪云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喪致其哀

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鄭注云擗踊哭泣盡其哀情

以盡其哀

禮祭統云所以御三年何復父母之恩也夫三年之後飢能索食寒能索衣聖人量時制服於中賢者俯而就之以盡其哀不肖者企而及之不足傷性也

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喪容纍纍

禮記玉藻鄭注云羸憊也

喪容顛顛

周禮保氏職云見上

三年之喪如斬朞之喪如剡

雜記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朞之喪如剡鄭注云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斬衰三

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間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此哀之發於飲食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鄭注云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斬衰之哭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間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於從容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鄭注云議謂陳說非時事也齊衰之喪居堊室大功之喪寢有席間傳云齊衰之喪居

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床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大功不食醯醬

小功不飲醴酒 間傳云父母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小功緦麻哀容可也 間傳見上

小功緦麻容貌可也 間傳見上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 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鄭注云黨諸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

朋友寢門外所知

哭野 檀弓云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鄭注云別輕重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 又云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鄭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也

水漿不入口七日　又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鄭注云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水漿不入口三日　間傳云親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檀弓

哀至則哭　禮云已殯出中門之外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哭泣無常葬疏食水飲哀至則哭

哭何常聲　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踊無節　檀弓曰弁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

哭踊有節鄭注云此誠哀言聲無節也

設菰廬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召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

哭踊有節 檀弓見上

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禮無容言不文 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鄭注云禮無容觸地無容言不文不為文飾

讀喪禮 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鄭注云為禮各於其時

不遺人 雜記云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不處居 檀弓云喪不處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鄭注云處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公門說齊衰 檀弓

有疾則食

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檀弓云曾子曰喪有疾則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鄭注云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七十衰麻在身曲禮云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童子不杖不菲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檀弓云小祥食菜果大祥有醯醬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大連善居喪雜記云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鄭注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懈倦也高宗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子皋泣

血三年檀弓云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弁人而孺子泣者檀弓見上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檀弓鄭注云善之也禮嫂叔無服

奔喪三十六

始聞親喪哭答使者奔喪云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鄭注云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　聞兄弟喪哭對可也雜記云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可也鄭注云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補　問故又哭奔喪鄭注云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　成服而后行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鄭注曰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曰行百里不以夜行奔喪鄭注曰雖有哀

戚猶避害也晝夜之分別於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奔喪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也鄭注曰侵晨冒昏彌益促也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喪者乎見星而止祭統云奔父母之喪不避晝夜齊衰喪見星而行見星而止望其國竟哭奔喪鄭注曰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過國至竟哭奔喪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鄭注云感此念親辟市朝爲驚衆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奔喪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鄭注云奔喪哭親疎遠近之差也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奔喪云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鄭注云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謂

父母側怛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奔喪云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鄭注云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行命出使臨在軍旅雖哀不奔可也祭統

訃告三十七

寡君不祿雜記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小君不祿雜記見上君之適子某死雜記見上君之臣某死雜記云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鄭注云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君痛於臣

子白虎通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補臣子哀痛白虎通云天子崩訃告諸侯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補使臣歸珪白虎通云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謙之義也加賻賵禮白虎通見上持土地出以供喪事白虎通見上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白虎通云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

奪禮三十八

卒哭金革無避禮記曾子問云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

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鄭注云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仕還其職位於君也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已練可以弁冕 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也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經而服事即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何休注曰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君使之非古道也臣順為命亦禮也補

趙熹遭憂遣使釋服 東觀漢記云趙熹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案熹內典宿衛

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補桓焉行喪詔使即拜東觀漢記云桓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

光祿大夫丞相起視事不敢踰制漢書云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遷太常

案師古注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

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麻七日詔齋賜奪情不令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補

追服後漢書曰耿恭征疏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賜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

續補

北堂書鈔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九十四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禮儀部

謚三十九　諱四十

忌日四十一　冢墓四十二

謚三十九

太古無謚中古爲謚 史記秦始皇本紀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抱朴子云上古無謚始於周家耳

謚者行之迹 說文云謚者行之迹也從言兮皿聲神至切

陳生時行迹 周禮大師職云大喪帥瞽而廞作匱謚鄭玄注云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補

定以德 穀梁云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徐邈注云云成謂定其德之優劣

易其名 禮記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

子貞惠文子補

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晉中興書曰中宗即位尊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列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被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補

據德錄功名當其實崔駰議章帝謚云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名當其實

大名必加茂實美號必附豐功孫毓謚議云大名必加茂實美號必附豐功臣以爲宜謚曰文獻皇后

謚以尊名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鄭注云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

謚以成德穀梁云見上

別尊卑彰有德白虎通云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

有德也　生無爵死無謚郊特牲云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注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近代以來唯爵得謚王導見上

疏　文者一言質者兩言白虎通云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高宗殷宗也質者以兩言為謚故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　謚有七十二品白虎通云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勁直謚曰武　補　議者百五十人何晏魏明帝謚議表云崇外內舉寮議宜曰明餘所執雖各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稱明者可謂衆也　大夫會葬謚白虎通云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

禮也臣當受鴻臚奏謚誄策 漢書云諸侯薨大鴻臚奏謚誄策註曰誄策簡也
謚于君也 補

帝后一體禮亦宜同 蔡邕謚議云漢世母氏無謚至于明帝始建先烈之稱謚法有功安民曰烈帝后一體禮亦宜同皇太后宜謚爲和熹烈皇后

諱四十

尊卑有序以諱爲首 孔融集云昔有獻武之爲尊者諱議尊卑有序以諱爲首

爲親者諱 公羊傳云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何休注曰尊者諱爲閔公諱受賊人也親者諱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爲賢者諱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

無所私諱

曲禮云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言于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卒哭乃諱雜記云卒哭乃諱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而諱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注云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云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鄭注云爲其失事正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道其父名世說云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奕雖正自麁踈補永有攸諱孔融集云在家永有攸諱言徵不稱在曲禮云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舉君之諱則起雜記云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注舉猶言也起者失言而變也與君諱同則稱字夫人諱君前不

諱　曲禮云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鄭注云臣于夫人之家恩遠也

臣不避夫人之所諱　徐邈難謝康樂云臣不避夫人之所諱唯事閑于夫人者不言也

妻之諱不舉其側　雜記云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婦諱不出門　曲禮云婦諱不出門鄭注云婦親遠于宮中言避之

惟祖惟考四海所知　語林云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內諱不出于外餘無所諱

犯我家諱何預卿事　世說云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徐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嘆曰靈寶故自達

有公諱　曲禮云大夫之所有公諱鄭注曰避君諱也

忌日四十一

終身之喪　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鄭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志有所至至于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終身之憂　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注云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忌日哀戚　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　案海內先賢傳云蟠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補

季節辭酒　孔叢子云季節見于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哀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則輕矣　補

子龍不食　續漢書申屠蟠見上

桓玄絰

觴語林云桓玄不立王修哀感蕭廣濟孝子傳云王修字叔治北海人年七歲
忌日絃觴無廢
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
哀慼悲號隣人爲之罷社續補

冢墓四十二

易墓非古檀弓云易墓非古也鄭注云易謂芟除草木也辨其兆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
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鄭注曰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

冢高七尺皇覧冢墓記云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墳高三仞
白虎通云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
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
墳樹以楊柳越傳云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
周方一畝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工無瀉

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圍方一畝補塋方百畝皇覽冢墓記云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冢爲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冢塋中樹皆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蓋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補上無瀉泄越傳云見上古者不封不樹鹽鐵論云古者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民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罳補已葬牛馬乘之墨子云見前篇古者墓而不墳今也封之崇四尺檀弓云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鄭注云封之周禮也崇高也四尺者蓋周之士制陵高十

四丈 潘岳關中記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徙民置諸縣者凡七陵長陵茂陵各萬戶其餘五陵皆各五千戶縣屬太常不領郡

墳高五十丈 皇覽冢墓記云秦始皇冢在驪山之右晉獻公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其葬時天下民徒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奇器珍怪諸物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人有近穴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爲鳧鶴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久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匠知之殺工匠于藏中因閉羡門復以土樹草木以象山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又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覓羊燔其槨 補

若夏屋 檀弓云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鄭云覆猶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

如

絲帛　皇覽冢墓記云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城中高七尺民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疋絳帛民名爲蚩尤旗　補　宋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又案天官書曰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張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

附　累石爲冢　鄧德明南康記曰白水有高巖臨水頂有漆侯墓遥望松柏卒歲不彫說者云墓處極峻及累石爲冢又別有金錢藏不可得開若欲由上必遇雷晦之異夜時見光色如電之爛所謂金精

也以石爲藏續述征記云碣山梁孝王冢以石爲藏行一里許到藏中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靈補

異人不敢犯有至藏者輒有獸噬之其獸似豹

積土成山鹽鐵論見上

築起大墳三輔決錄云竇后父名倚遭秦亂隱身釣魚墜淵而卒后登尊號遣使者于父墜所築起大墳

書生語地錄異傳云見前篇

老父安墳晉書云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尚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葬爲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補桒志怪集亦載附

馬行掊地博物志云見前篇

車不肯前襄陽耆舊傳云秦頡者字幼起往南陽過宜城中一家東向大道住車往視之此居處可作冢後喪還至此住車處喪車不肯前故吏爲市此

宅之

葬泗水卻流 論衡云見前篇

松柏西靡 皇覽冢墓記云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師其冢上松柏皆西靡

白虎據墳 吳越春秋見前

大蛇繞墳 南康記云獻山大唐下流三十里有漢太傅陳蕃冢昔值軍亂開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崩雷雨晦冥竟不得發 案竇武傳云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之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附

成樓閣之狀 皇覽冢墓記云趙簡子墓在臨水縣界冢上氣成樓閣之狀

有絃管之聲 異苑云潁川諸葛閎字道明墓在楊州莊蔣山之西每至陰雨冢中輒有絃管之聲

墓門肅肅 潘岳寡婦賦云動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脩隴兮莪莪孤鳥嚶嚶兮悲鳴長松蔓蔓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蹈其美兮明誓詠栢舟兮清歌 補

北邙壘壘張載七哀詩云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冢皆云漢世主昭王墓荊州圖記曰江陵縣東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仲宣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桓公墳原注桓公墳隴在南山之阿管仲墳側 案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壙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 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補滕侯隧會稽記云大司馬滕公冢山下路猶謂之滕侯隧簡子塚皇覽冢墓記云見上壯士塚三齊記田開疆公孫接古治子三壯士冢在齊城東南三百步蕩陰里中 案晏子春秋云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君所蓄勇力之士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

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補

淑人丘　穆天子傳云天子南葬盛姬于樂池之南謚曰哀淑人是曰淑人丘

百夫冢　南康記曰南野有百夫冢

三女墳　越記云闔閭葬女于牛山邽西名爲三女墳

之阿齊地記云齊桓公冢在牛山山西八里有仲父冢公葬牛山之阿

首陽之南杜預遺令曰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案路史曰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而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蕡山也據河南郡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渡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徧爲據耶石曼卿云死蒲阪者恥周之事而死于焉堯舜之區庶幾見揖遜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附

壽藏　華嶠後漢書曰趙岐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　案岐勅子曰我死之後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于時　附

號玄冢　楊雄冢錄見前

構玄宮　曹植平原懿公主誄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君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岳爰構玄宮玉石交連米房皓璧日曜電鮮　補

構玄室　張衡冢賦云乃樹靈木戎戎繁霜周旋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林以構玄室奕奕將將崇橫廣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　補

賜便房　漢書曰霍光死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注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超峻塈　張衡冢賦云刊蘗林鑿磐石超峻塈構大桴高岡冠其南

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羅竹藩其域補

冢象祁連 漢書霍去病傳云元狩六年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 案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類 附

冢象廬山 漢書衛青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

銅爲椁 董覽天地記云闔閭墓鑄銅爲椁地理書云衛青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葬冢在華山葬時發土得銅椁一枚

石爲冢 王隱晉書云曹嶷葬金鄉縣北鑿石爲冢

喪共厭衣 周禮司服職云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厭衣服皆掌其陳序鄭注云厭衣服所藏于椁中者

明衣用布 儀禮士喪

禮云明衣裳用布鄭注曰所以親身爲圭潔也
塗車芻靈檀弓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鄭注云芻靈束茅爲人芻謂之靈者神之類
珠襦玉匣西京雜記云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
補
明器之道多陳省納喪服小記云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可也
明器備而不用檀弓云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明器有形無實鹽鐵論曰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
束茅爲人檀弓鄭注云見上
刻石爲柏三輔故事秦始皇葬驪山明月珠爲日月水銀爲大海金銀爲鳧鴈又刻玉石爲松柏
桐車不可馳傳玄挽歌見前篇
瓦鷄焉能鳴陸機挽歌辭云見前篇
石鏡一枚蜀王本紀

云成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水銀爲海 三輔故事見上

瑠璃爲魚 王子年拾遺記云始皇冢中以瑠璃雜寶爲龜魚

石麒麟 西京雜記云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簃抱上枝陰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刋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補

玉蟾蜍 西京雜記云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王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補

玉鳧 越絕書已見前篇

白狐 西京雜記云廣川王發欒書冢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脚腫痛

生瘡至死不差補

金蠶括地志云齊桓公墓見前

金鶴三輔故事見上

樹檟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補

樹松潛夫論云見前

四危以備法當滅族管輅別傳云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補

北堂書鈔卷九十四

北堂書鈔卷九十五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一

經典一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張華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註五經則四海傳記則四瀆楊泉物理論云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於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溢也

五經白虎通云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初學記云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禮儀禮補六緯漢書藝文志云五經六緯七經范曄後漢書張純傳云純案七經讖明堂圖河閒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案注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補

六籍 班固東都賦云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謹案六籍六經也 三墳論三才之分 釋名云三墳墳分也論三才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 九丘別九州之氣 又云九丘丘區也區別九州之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 五經爲衆說之郛 揚子法言云天地爲萬物之郛五經爲衆說之郛 又云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補 八索著素王之法 釋名云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 五經爲府藏 高彪集云雜藝爲庖厨五經爲府庫 六經爲庖厨 傅幹與蘇文師書云六經爲庖厨百家爲異饌也 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 抱朴子云退隱之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鍾鼓百家爲笙簧 五經如路 釋名云經

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六藝皆通淮南子云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用而皆通道義之淵海抱朴子云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依嵩嶽也文章之淵府傅子云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浩浩乎文章之淵府也粲粲如宿落落如珠顧子儀訓云三墳五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安國尚書序云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安國尚書序云言常道也潔靜精微易教也禮經解篇云清明條達易義也淮南子疏通知遠書教也經解純元敦厚書教也淮南子溫柔敦厚詩教

也經解恭儉揖讓禮之爲也淮南子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已上並禮經解

說天者莫辨乎易　說志者莫辨乎詩　說事者莫辨乎書　說體者莫辨乎禮已上並揚子法言

易之失賊禮經解案鄭注云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于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在於煩苛補

書之失誣　詩

之失愚　春秋之失亂　禮之失煩並禮經解　九經太平御覽注見上

曰禮有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詩書通數亦謂之九經續補　三極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三極彝訓其名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刋之鴻教也續補

易二

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案韓康伯注云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况之太極者也孔穎達疏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兩儀者指其物體下

與四象相對故曰兩儀謂兩體容儀也 補 發揮於剛柔 易説卦云昔有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補 案韓注曰剛柔發散變動相和孔疏曰既觀象立卦又就卦發動揮散於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 附 觀變於陰陽 易説卦見上 案韓注曰卦象也蓍數也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體蓍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故蓍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卦曰觀變於陰陽也孔疏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言其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云云

鉤深致遠 繫辭云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案孔疏曰探謂闚探求取賾謂幽深難見卜筮則能闚探幽昧之理故云探賾也索謂求索隱謂隱藏卜筮能求

索隱藏之處故云索隱也物在深處能鉤取之物在遠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鉤深致遠也以此諸事正定天下之吉凶成就天下之亹亹者唯卜筮能然故云莫大乎蓍龜也案釋詁云亹亹勉也言天下萬物悉動而好生皆勉勉營為此蓍龜知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惡而取其好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補

窮理盡性 說卦見上案孔疏曰蓍數既生爻卦又立易道周備无理不盡聖人用之上以和協順成聖人之道德下以治理斷人倫之正義又能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又盡至於一朝所賦之命莫不窮其短長定其吉凶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補

彌綸天地 繫辭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補案孔疏云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者以易與天地相準為此之故聖人用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謂彌縫補

合綸謂經綸牽引能補合牽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也 附 幽贊神明 說卦見上案韓注曰幽深也贊明也蓍受命如響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孔疏曰幽者隱而難見故訓為深也贊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訓為明也蓍受命如響不知所以然而然者釋聖人所以深明神明之道便能生用蓍之意以神道與用蓍相協之也 補 故感而遂通 繫辭云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補 案孔疏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无思无為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 附 寂然不動 見上 見天下之賾 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案孔疏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賾謂幽深難見聖人有其神妙以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也而擬諸其形容者以此深賾之理擬度諸物形容也 補 成天

地之文 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補 案孔疏云通其變者由交錯緫聚通極其陰陽相變也遂成天地之文者以其相變故能遂成就天地之文若青赤相雜故稱文也 附

上經象天下經計歷 春秋說題辭云易者氣之節含五精宣律歷上經象天下經計歷也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漢書藝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定吉凶 易繫辭見上 韓注云八卦既立則吉凶可定

示悔吝 蘇子云道陰陽示悔吝莫過於易

其旨遠其辭文 繫辭云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 案孔疏云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若龍戰于野近言龍戰乃遠明陰陽鬬爭聖人變革是其旨遠也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如黃裳元吉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是其辭文也

其言曲而中者變化無恒不可爲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補

天下之至變

繫辭見前 案孔疏云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此易之理若非天下萬事至極之變化誰能與於此者言皆不能也此結成易之變化之道故更言與於此也補

天下之至精

又云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補 案孔疏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之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內至極精妙誰能參與於此與易道同也補

聖人之道四焉

又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案韓注云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而用也孔疏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言易之爲書有聖人所用之道者凡有四事焉以言者尚其辭者謂聖人發言而施政教者貴尚其爻卦之辭發其言辭出言而

施政教也以動者尚其變者謂聖人有所興動營為故法其陰陽變化變有吉凶聖人之動取吉不取凶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謂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睽之象若造杵臼法小過之象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者策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雖龜之見兆亦有陰陽五行變動之狀故卜之與筮尚其爻卦變動之占也補

聖人以此洗心 繫辭云云案孔疏云聖人以此易之卜筮洗蕩萬物之心萬物有疑則卜之是蕩其疑心行善得吉行惡遇凶是蕩其惡心也補

乾鑿度注虞世南云不讀易不可為宰相續補

書三

二帝之迹三王之義 春秋說題辭云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明其受授之際也又曰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凡二百篇次第委曲而不紊尚者上也上帝之書也

古之號令 漢書

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雅誥奥義 孔安國尚書序云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 補疏云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義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奥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焉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附

垂世立教 孔安國尚書序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補

恢弘至道 孔安國尚書序云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示以軌範（見上謹案此書多錄正事堪為國訓家之軌則故曰大訓 補）

詩四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序）在事為詩思慮為志（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詩者天地之精（又云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 案詩含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補）詩者諷諭之聲（鄭玄六藝論云詩絃歌諷諭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詩言志（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詩正言（漢書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補案孔穎達疏云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
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
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
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
君臣不敬朋友道絶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
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
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
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
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
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附
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
又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補孔疏云上云發言
爲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
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
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既言之而

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

附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又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補案孔疏云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揔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

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附

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見上〕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補案鄭箋云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孔疏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立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非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附〕

由我化物

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周續之解詩云夫風雅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六詩周禮大師職教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六義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樂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　補　又樂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即六義也　附

春秋五

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杜預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補

備三聖之度春秋說題辭云經文備三

聖度之

掌四方之志 周禮外史職掌四方之志鄭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机也

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 說苑云夫子退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上通於天而麟至之

貶當世君臣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補

錄政治得失 桓子新論云諸儒觀春秋之文錄政治之得失以為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也

微而顯志而晦 左傳云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

博物盡變囊括古今 盧植奏事云丘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賀子云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振王道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爲作春秋振王道於無王俟後聖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　孔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補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杜預春秋序云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見上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穀梁傳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公羊傳云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名儒是非之議王隱晉書

道聽塗說之書 袁準正論云公羊高道聽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 魏畧云嚴漢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傳時司隸鍾繇不好而尤以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

左氏膏肓 後漢書何休傳云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補案鄭玄傳云玄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附

公羊墨守

穀梁廢疾 已上並何休傳見上

鍼膏肓 發墨守 已上並鄭玄傳見上

詭辯之言 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所說也

相斫之書 魏畧云魚豢嘗從隗禧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

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傳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補

禮六

禮本於太一禮運云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

禮必本於天鄭注云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于鬼神者也補

禮經國家定社稷左傳云夫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叙民人利後嗣者也

禮者君之大柄禮運云禮者君之大柄也鄭注云柄所操以治事也

禮者人之大端禮運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左傳云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杜預注云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也

承天之道治人之情禮運云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

情苞陰陽春秋說題辭理萬物禮器云禮也者合于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理以明體漢書藝文志云六藝之文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也禮以行道莊子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四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別同異明是非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也定親疏決嫌疑又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春秋說題辭云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也情禮從宜使從俗曲禮見前班朝治軍非禮不行曲禮云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又云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

非禮

不決

北堂書鈔卷九十五

北堂書鈔卷九十六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二

儒術七 史八

圖九 讖十

儒術七

世之顯學韓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補　有以道得民周禮大宰職云儒以道得民鄭注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孔疏云諸侯師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與天子保氏同名故號曰儒掌養國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謂學子也補　儒分爲八韓子云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儒有六藝周禮大宰　爲君子儒爲小人儒論語何休注云君子儒職見上　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　澡身而浴德禮儒行云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

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戴仁而行抱義而處 儒行云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補案鄭注云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 附

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 見上

博學而不窮 儒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鄭注曰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于君也

多文以爲富 儒行云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實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鄭注曰祈猶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

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 儒行鄭注云席陳也珍善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聘也

令人與

居古人與稽儒行鄭注云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居處齊難坐起恭敬又云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補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又云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鄭注云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也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又云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鄭注云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云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慁君王

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鄭注云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

命世雄儒 劉梁七舉

天下名儒 孟軻傳

海內名儒 范曄後漢書左雄傳云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當世名儒 伏湛傳云湛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案注曰理爲高密王寬傳 補 又前漢儒林傳云伏理受詩于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 附

當世大儒 東觀漢記魯平字叔陵兼通五經爲當世大儒

東州大儒 魏志云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駮而釋之及作

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補

上邑俊儒

崔駰七依云乃有上邑俊儒儼然而造

純儒

左太沖七諷云世有純儒靜栖翰林弘道高致幽義沖深

通儒

范曄後漢書云董鈞以明經爲博士永平中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

綜六藝

王粲七釋云綴詁訓之紀綜六藝之綱下理九土上步三光

治六經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補

精究七經

華陽國志云楊充字盛國少好學求師受古學于扶風馬季長南陽朱明叔穎川白仲職精究七經其朋友則穎川荀慈明李

元禮京兆羅叔景漢陽孫子夏山陽王叔茂皆海內名士還以教授州里察孝廉爲郎今補 博通五經 後漢書云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博覽五經 後漢書云張霸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並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齊魯之說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語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等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安昌侯張禹等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于世

賈馬之學 魏志王肅見前

五經復興魯叔陵 東觀漢記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拜趙相門生就學者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補

五經無雙許叔重 後漢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精補

說經鏗鏗楊子行 後漢書楊

政字子行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補

道德彬彬馮仲文 後漢書馮豹字仲文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續補

張禹爲論語章句 漢書張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補

賈逵通五家穀梁 後漢賈逵傳云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補 案注曰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穀梁見前漢書 附

甄宇治嚴氏春秋 東觀漢記云甄宇清淨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

何休得公羊本

意范曅後漢書何休見前

后氏曲臺記漢書云后蒼說禮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注曰在曲臺考著書記因以爲名

桓君大小學後漢書云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删省定成十三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補

伏生治尚書漢書伏生傳云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楊仁治韓詩范曄後漢書云楊仁詣京師學韓詩數年歸家静居教授

景鸞治詩易益部耆舊傳云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畧

任延治京易續漢書云任延治京易顯名太學

持學精微

東觀漢記甄字見上依經守義謝承後漢書云鄭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詞温雅金聲玉

色温故知新劉植魯都賦云彼齊魯諸儒皆金聲玉色温故知新學為儒宗後漢書云

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顯名大學後漢書云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于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大

學學中號為任聖童世宗其道後漢書儒林傳云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中興以來桓榮夏侯

始昌鼂世宗其道静居教授後漢書楊仁見前擁書抱籍稟采豐華蔡邕

楊復碑云文學之徒擁書抱籍自遠而至稟采豐華斟酌洪流者雍雍焉誾誾焉市宅其傍後漢

書張霸見前所居成市後漢書云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

遂有公超市明經至丞相漢書韋賢以明經為昭帝師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

明經舉孝廉後漢書云劉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令

史八

書契之作而有史官漢書司馬遷傳贊云掌五帝之書周禮外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明得失之迹毛詩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謹案國史者書記之官所行合理謂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玉藻云董狐不隱春秋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馬遷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是良史也左傳云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良史之材見上有善則記禮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補司過而書韓詩外傳云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司君過而書之也

圖九

河出圖聖人則之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心之謀書之謀也張衡圖序云圖著心之謀書之謀也河出馬圖禮運云山出器車河出馬圖河出綠圖隨巢子云殷滅周人受之河出綠圖也鳳銜圖春秋運斗樞云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銜圖置黃帝前龜負圖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而出龍圖玉檢河圖云舜即位黃龍負圖而出黃玉

禹匣白玉為檢**龍圖金縢**劉楨魯都賦云君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龍圖於金縢啓洛典于石扉**披圖視典**穆天子傳云天子至于崑崙之丘披圖視典觀天子之寶器**良史披圖**曹植魏德論云名儒按識良史披圖**授益地圖**尚書緯云西王母授益地圖于舜**披輿地圖**後漢書云鄧禹從上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畫地成圖**漢書張安世子千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積石作圖**異苑云諸葛亮於漢中積石作八陣圖**地域圖**裴秀地域圖序云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域圖十八篇　案晉書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補

方丈圖 晉諸公贊云司空裴秀以舊天下大圖用縑八十疋省視既難事又不審乃裁減為方丈圖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

負勝圖 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古有黃帝負勝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風后曰其圖黃帝藏于會稽之山下其穴深千丈闊千尺鎮以盤石求之難得也

兵雲圖 益部耆舊傳云楊申有兵雲圖時竇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申寫圖以進

讖十

不經之言號曰世讖 蜀志孟達與劉封書云夫不經之言而有驗應者號曰世讖也

採

讖緯 蔡邕叙樂云世祖追脩前業採讖緯之文曰太子樂府曰黃門鼓吹

讀圖讖 東觀記曰光武避正殿讀讖坐廡下 又案光武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附

校圖讖 東觀記云尹敏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補

亡秦者胡 史記云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

代漢者魏 蜀志周羣傳

勒都襄國 異苑云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爲襄字或入口乃國字也勒後遂都襄國

脩起會稽 異苑云太元末有讖曰脩起會稽其後盧脩果從會稽叛

臣不爲讖 後漢書鄭興傳云武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

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補案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附

臣不讀讖 後漢書桓譚傳云光武有詔會議靈臺所帝謂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案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醻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補東觀漢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爲讖記以誤人主也 附

魚書狐鳴 漢書陳勝吳廣傳云勝廣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

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續補

雲集龍鬬 後漢書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又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又後漢帝紀論曰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續補

北堂書鈔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九十七至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北堂書鈔卷九十七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藝文部三

好學十一　博學十二

好學十一

少而好學 杜預集云預少而好學在官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

少孤好學 漢書翟方

進傳云方進少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積十餘年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 補

貧賤好學 漢書京房傳云梁人焦延壽貧賤好學得幸梁王

趙丈好學 新序云葉公沈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丈子爲何如人對曰好學而受規諫

闞澤好學 吳志云闞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 補

少從師學 益部耆舊傳云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 補

遠從師學 列女傳云河南樂羊子嘗

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樂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求學

投斧受經 廬江七賢傳云文黨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

折節學問 魏畧云徐庶先名單福少好任俠擊劍嘗爲人報讐後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 補

少遊太學 後漢任安傳云安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補

負笈追師 謝承後漢書云李固父郃爲司徒固改易姓名策杖驅驢負笈追師

在馬融門三年不見 世說云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

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 補

專心學經

後漢書云張玄專心學經時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遺真解朦矣

潛心典籍

蜀志向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篤於經書

東觀漢記云鄧禹篤於經書 案後漢鄧禹傳云禹年十三能誦書受業長安後其子訓不好文學禹常非之 補

篤志經學

東觀漢記云劉昆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 案後漢劉昆傳平帝時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 補

諷誦不倦

孔叢子云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研精墳典十有餘年

講論不怠

東觀漢記云桓榮少勤學講論不怠 案後漢桓榮傳云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王莽敗天下亂

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 補

精思經術 漢書云劉向精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天文 案今漢書劉向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向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向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 補

耽思經書 後漢書云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補

精研六經 後漢書云何休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晝夜研精 後漢書云曹褒博雅疏通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補

耽古篤學 蜀志云譙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

子丈章非心所存不悉偏視也補

耽述古學　劉良七舉云在昔上人耽述古學處窮困不易其常在盈溢不變其操

枕經籍書　班固荅賓戲云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于毫芒之內補

藴藉邱索　左太沖七諷云藴藉邱索漸磨典墳

婆娑翰林　潘尼贈陸機詩云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于今斯儔振鱗南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邱補

嚼茹墳典

銳精詩書　曹植辨道論云苞懐仁義銳精詩書

專精趨學　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微斯文學問于虛儀夫子曰夫子閒門距躍專論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懐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于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補

朝讀百篇　墨子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夫子載書何多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

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補

月讀一遍 魏畧云賈逵好春秋左傳常自課月讀一遍

口誦芸耨行吟負薪 東晳讀書賦云耽道先生澹泊閑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籍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巳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寛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補

寢懷鉛筆行誦詩書 東觀漢記云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

帶經耕鋤 魏畧云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負筆而耨 稽含集云晝則負筆而耨昏則帶經而息行常帶

經 史記云倪寛行常帶經止則講習 漢書兒寛傳云寛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勤如此補

耕常懷書 後漢崔琦除為濟陰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梁冀令刺客陰求殺之琦耕於陌常懷書一卷輟則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安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補

晝讀書傳夜觀天文 劉向見前

晝則傭賃暮還讀書 文士傳云侯瑾字子喻家貧晝則傭賃暮還輒燒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尊賓補

牧羊學問 漢書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補

飢厄講誦 後漢書云桓榮遭亂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補

手繩口誦 晉書云劉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

補 燒柴讀書 文士傳侯瑾見上

爇草讀書 文士傳云李康篤志好學善屬文辭藻清美常爇燒草火以讀書 案爇與然同俗作燃非

附 柴火寫書 葛洪別傳云洪家貧負笈徒步賣薪以給紙筆夜燃柴火寫書

穿壁引光 西京雜記云匡衡好學貧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

補 引錐刺股 戰國策云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絍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補

買臣粟流 鄙子云朱買臣孳孳修學不知雨之流粟

文通麥流 謝漢書云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爲業而好學專精讀誦晝夜不絶妻嘗曝麥於庭令鳳護之懼鷄以竿授之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讀書不覺潦水大至麥悉流去鳳甚恱之

補 案庾信高鳳贊曰高鳳好學專心不迴留連經笥對玩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附

乘馬不知牝牡 漢書云董仲舒躭學乘馬不知牝牡

不知馬之幾足 范曄後漢書云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躭學鋭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 補

不知棊局幾道不知摴蒱齒名 晉書葛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

知基局幾道携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補

王充閲書

范曄後漢書云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絶慶弔之禮戸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補

玄晏書淫

晋書云皇甫謐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沈靜寡欲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補

仲舒下帷

漢書云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管寧割席 世說云管寧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郤縠守學彌惇 國語晉語云文公問元帥於趙衰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補

買臣讀書不廢 漢書云朱買臣家貧讀書不廢常艾薪樵責以給食仕至會稽都尉

讀書晝夜不絕 謝漢書高鳳見上

誦書夙夜不懈 吳錄云孟宗一名仁字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補

手不釋卷以夜續日 晉中興書范宣少尚隱遁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續日博綜衆書

靜潛

志於一懷用摛之乎八極劉治敦學賦云清香於唇吻繁芳乎胷臆靜潛志於一懷用摛之乎八極

婆娑術藝之場休息篇籍之囿班固答賓戲云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談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補

披五素躭三墳崔駰言詩

三觀書石渠揚子雲答劉歆書云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云云補

桓譚好離騷桓譚新論云余少時學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

闗其好左氏江表傳云闗其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

以詩爲教東觀漢記馮豹見前儒術篇

說易不殆長沙耆舊傳云虞授字承卿說易不殆諺曰不讀經視虞生截蒲爲牒漢書路温舒傳云父爲里監門使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補編柳爲簡楚國先賢傳云孫敬編柳簡以爲經本晨夕誦習之竹籜寫書洞冥記云董謁字仲玄家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籜寫之書竟則舐掌中世謂之董仲玄掌錄樹葉代簡又云董謁少好讀書常游山澤負挾圖書悲其繫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案謂編荊爲狀聚爲獸毛以寢其上補

博學十二

君子之學也博禮儒行云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

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博學求爲君子 郭子云博學之士所求而不得者鮮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多識前言往行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鉤深致遠 易繫辭見前易篇

博學通明 郗衍別傳云衍博學通明才高志篤當世無其類

博學多聞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也

博學多通 晉中興書云范汪博學多通至善言理

包含六藝

遊覽百家 王逸折武論云包含六藝遊覽百家用道德爲弓弩仁義爲鎧甲

包羅載籍

管綜百氏 張超薦伯業云遠遺有冠世之德幹詩之才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作器能銘

研綜古今 劉向集序云向字子政楚元王玄孫德之子博覽洽聞研綜古今

博古通今

晉書劉寔見前 博通百家 後漢書王充見前 博覽載籍 續漢書云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 博覽圖籍 晉書云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補 彌覽載籍 張華應難云於微先王謂虛儀夫子曰今子雖彌覽載籍積學於無用之地 博涉羣書 晉書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補 博通墳素 郭泰別傳云泰早孤就學屈伯顏三年業畢博通墳素 孔子博學 論語鄭注云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 棨抱朴子云孔子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肅詰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

膽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谿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補鄒子博學鄒衍別傳云鄒子博識善叙事有禹益之鴻才道深東海名重西山日月不能亂其暉金玉無以比其貴學爲博物家語云夫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吾以兄事之學無所遺典論云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猨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補學無不窺史記莊子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覽無不見漢書云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讀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見前抗六典之崇與辯九籍之至言應瑒贊德賦山川能說祭祀能語詩定之方中篇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傳曰龜曰卜建國必卜之故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云云君子能此數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鄭箋云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祭祀能語者謂于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為言語云云補四海之内若指諸掌千門萬戶畫地成圖晉書張華見前殿前鐘鳴張華知山毀異苑云魏時殿前鐘大鳴衆皆震駭張華曰此蜀山毀故鐘鳴應之蜀都尋上事皆如華言嵩山得簡束晳辨策文文士傳云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版

上有兩行科斗書中外傳以相示莫能知識張華以問束皙皙對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觀書石渠 揚雄答劉歆書 見前好學篇

問事不休 謝承後漢書云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經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學之淵府 典論云北海鄭玄學之淵府 又案范曄鄭玄論云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于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附

北堂書鈔卷九十七